



川普在白宮的最後幾天和他卷土重來的計劃

華爾街日報 俄州亞太聯盟 原文:Michael C. Bender 翻譯:詹涓



2020年11月7日上午,也就是美國總統大選後的那個周六,唐納德·川普總統在弗吉尼亞斯特林的高爾夫球場剛打到第7洞時,助手的電話響了起來,傳來了賈里德·庫什納的消息:包括福克斯新聞在內的所有主要媒體都準備宣佈民主黨人拜登當選總統。川普在去球場的路上發推稱,他“贏了很多!”但當他把手機貼在耳朵上時,他並沒有表現出跟他敲擊手機鍵盤時旗鼓相當的能量。川普身穿深色套衫和休閒褲,搭配白色高爾夫球鞋,戴着一頂“MAG-A”帽,在晴朗的藍天下漫步在修剪整齊的草坪上,平靜地聽着女婿的聲音。他挂了電話,若無其事地把電話還給了助手,打完了剩下的12個洞。十幾輛高爾夫球車跟在他身後,車上坐滿了政府助手和特勤局特工。當川普終於開着座位上縫着總統印章的定制球車來到高球會所時,成員們在後院為他歡呼。“別擔心,”川普告訴他們,“還沒有結束呢。”

但事實上,選舉已經結束。沒有結束的是他四年前贏得的那個任期,在11月7日,員工們最迫切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填滿他的日程表。“讓我們把那些因為種種干擾沒能幹成的事情做完,”川普的長期助手霍普·希克斯對聚集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競選總部的總統團隊說。川普贏得的選票遠遠超過了他的團隊的預期,得到了許多黑人和西班牙裔男性的驚人支持。在共和黨2024年的提名中,他立刻成為了大熱門,希克斯暗示要輕鬆謝幕,以此來表達這種感覺。但在一間用玻璃圍起來的會議室里,川普的兒子們圍坐在桌子旁,傳遞着父親的反應。小唐納德·川普通過電話參與了這次會議,他回應說,“你說的壓根就不是一個選項。”“這是不可能的,”埃里克·川普補充說。然而,希克斯並不是一個局外人。在公佈大選結果後,川普身邊的人基本上認為總統最終會理性起來。副總統邁克·彭斯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羅娜·麥坎丹尼爾都在11月初與川普會面,他們不約而同地告訴其他人,他只是需要一點空間來處理這次失敗。總統的長女、高級顧問伊萬卡·川普跟一些白宮官員談了話,給他們的印象是,她的父親會邀請拜登到白宮西翼。但川普對謝幕不感興趣。他的團隊決定給他留出空間,這為魯迪·朱利安尼等外部顧問創造了一個趁虛而入的機會,而在幕後,川普正在瘋狂地調動政府內部人員。

早些時候,他試圖罷免司法部長威廉·巴爾。到11月中旬,總統在私底下提出,他可以將巴爾的職位交給國家情報總監約翰·拉特克利夫。在華府管理司法部是拉特克利夫夢寐以求的工作,但時機不對。擔任國家情報總監時,他曾向總統提供簡報,簡報中稱沒有任何外國勢

力陰謀破壞美國的投票機器;而如果接受了邀請,他恐怕得去反駁自己原本的看法和立場。於是他拒絕了。與此同時,巴爾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12月1日,他與白宮法律顧問帕特·希波隆會面,被一起召到橢圓形辦公室。兩人都知道,這次突然被召見是因為巴爾當天早些時候的聲明,他聲稱沒有證據表明存在廣泛的選舉舞弊,這與總統的說法相矛盾。兩位律師在路上聊了兩句,半開玩笑地說到巴爾是否應該揪準機會趕緊開溜。巴爾一走進房間,川普就爆發了,他開始歷數一長串已經被駁斥的欺詐指控和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但巴爾明確表示,他不會讓自己或他的機構反復遭受侮辱和指責;白宮官員擔心他將辭職。到了這年12月,白宮西翼已經基本空了,一些人認為川普政府只剩下了幾個有些許理智的人,而巴爾是其中之一。其他人知道,對川普來說,把某人趕出去總好過看着他們主動離開。巴爾離開了白宮西翼。當他的黑色轎車駛出停車場時,希波隆突然出現,用手猛拍了一下後窗。這位白宮律師上了車,警告巴爾不要草率地做出任何決定。巴爾答應了。但他很快反悔,兩周後辭職。到那時,總統已經親自打電話給美國的律師們,敦促他們把重點放在選舉舞弊上——此舉違反了司法部的規定。他撤換了一組經驗豐富的國防和情報官員,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經驗的效忠者,他們渴望安撫這位老闆。馬克·米萊將軍曾詢問一些五角大樓官員,這些新員工是否與新納粹組織有聯繫。“瘋狂已經佔據了上風,”國務卿邁克·蓬佩奧警告一位同事。私下里,蓬佩奧擔心外國對手可能試圖利用國內的不穩定。他向其他人表達了這樣的擔憂,即川普可能更願意捲入一場國際衝突,以加強他繼續執政的政治理由。蓬佩奧組織了與米萊將軍和白宮幕僚長馬克·梅多斯的每日通話。到1月,川普的注意力轉向了他的副總統,他負責主持1月6日的國會選舉認證。兩人就彭斯是否可以否決選舉結果進行了數周的辯論。

但這位副總統沒有與川普正面交鋒的經驗。一些政府官員唯一能記起的例子是在2018年,當時彭斯的政治委員會聘請了總統無處不在的顧問科里·萊萬多夫斯基。川普手里拿着一份報道了此番聘用的報紙,他說,這讓他看起來很軟弱,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是他在俄羅斯門事件中受到調查後,他的團隊拋棄了他一樣。他將報紙揉成一團,扔向他的副總統。“太不忠了,”川普說。彭斯氣壞了。明明是庫什納請他僱傭萊萬多夫斯基的!而且他和川普在午餐時曾討論過這個計劃!彭斯撿起報紙,朝川普扔了回去。他俯身向總統,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他的胸口。“我們跟你解釋過這件事的每個細節,”彭斯咆哮道。“我們這麼做是為了你——是爲了幫你的忙。這就是你的反應!你先把情況搞清楚。”三年後,彭斯似乎又得叮囑總統搞清楚情況了。但副總統的團隊認為,他已經向總統明確表示,他沒有推翻投票的憲法權力。彭斯在1月5日的一次會議上對總統說,“你給我們任何信息,我們都會仔細研究。但我看不出還有什么翻盤的可能。”川普後來堅稱,副總統從未對他說過“不”。當晚,在與彭斯會面後,總統召集助手們到橢圓形辦公室。他打開了通往柱廊的門,讓工作人員坐下來,聽他的支持者們在橢圓形公園,也就是第二天“拯救美國”集會的地點附近慶祝。屋裏寒風凜冽,助手們瑟瑟發抖,川普簽署了一大堆法案,隨着外面

響起的經典搖滾樂搖頭晃腦——這正是他在自己的集會前會播放的音樂。川普讚揚了他的支持者的活力,並問他的團隊,第二天是否將是和平集會。“別忘了,”川普告訴他們,“這些人很激動。”第二天下午,川普發表演講不到一個小時,他的一群支持者就擠到了國會大門上,警方宣佈發生了騷亂。下午2點左右,一塊木材砸破了一扇窗戶,暴徒涌了進去,在打蠟砂岩地板上來回踱步,尋找副總統彭斯。

特勤局特工將彭斯領出參議院會場,轉移到附近的一個藏身處。如果叛亂分子早幾秒鐘到達二樓的平台,他就會在他們的攻擊範圍之內。狂熱的人群數量已經遠超國會警察局和華府警察局,而彭斯的安全,以及國會大廈里幾乎所有人的安全,取決於國民警衛隊能否及時趕來。“我希望他們到這里來——我希望他們現在就能來,”彭斯在與五角大樓的一次通話中堅定地指示道。起初,川普似乎很享受這場混戰。看到他的支持者如此積極地爲他而戰,他很受鼓舞,他忽視了顧問們公開和私下請求他平息騷亂的請求。一些共和黨議員嚇壞了,他們紛紛打電話給白宮助手和總統的子女們尋求幫助。華盛頓特區市長穆里爾·鮑澤兩次親自懇請梅多斯進行干預。“回家吧,我們愛你們,你們很特別,”川普在一段社交媒體視頻中說,但他沒有譴責暴力行爲。川普立即遭到強烈反彈。第二天,他被暫停使用Twitter和Facebook。大批白宮官員辭職。眾議院于1月13日以煽動叛亂爲由對他進行了彈劾,他成為了唯一一位被彈劾兩次的總統,這次彈劾在兩黨投票中獲得了10名共和黨人的支持。川普圈子內外的共和黨高級官員都認為,這個曾將自己標榜爲該黨元老的人,現在已經完蛋了。但在川普離任幾天後,民調顯示,他在黨內保持了很高的支持率。投票彈劾他的眾議院共和黨人發現自己成了責難的目標,在初選中遇到了挑戰。一些共和黨領導人計劃前往海湖莊園拜訪他——不斷有臣子在他們被流放的國王面前鞠躬。今年3月,我去南佛羅里達,對川普進行了兩次訪問,第一次訪問時,我認為他處在過渡期。他曾經是自由世界的領袖,但他開始接受棕櫚灘總統的儀式性角色。今年1月,他來到海湖莊園時,對卸任總統完全沒有準備。“今天我該做些什么呢”最後一次走下空軍一號後,他問一名助手。他詢問朋友們是否將國會騷亂歸咎於他。“你不會認爲我希望他們這麼做吧”他問道。

他喋喋不休地問他的助手們,自己是否應該再次競選總統,但很少有人相信他真的會這麼去做。這位前總統似乎添了幾分憂怨之色。他告訴朋友,他的妻子梅拉尼婭很喜歡海湖莊園,她看起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漂亮。他承認,其他因素可能會對他造成影響,比如他的高齡和肥胖。“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他總是說自己超重。慢慢地,他在新的日常工作中找到瞭解脫。他每天打高爾夫球,在俱樂部的晚餐時間享受人們的關注。“你吃了肉還是魚喜歡吃嗎”他問客人們。他的體重減輕了一些,臉上的氣色也好了一些。我到的時候,他剛和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協會的球員厄尼·埃爾斯打完高爾夫球。在採訪過程中,他接到了肖恩·漢尼提的電話。令人震驚的是,他說對於離開了Twitter,他現在感到很開心。他寫好的聲明現在通過電子郵件發佈,“要優雅得多,它真的比Twitter好,”川普告訴我。“我沒想到你可以在這上面花

這麼多時間。現在我真的有時間打電話,做其他的事情,看我不會看的報紙。”他重組了他的核心政治顧問圈子。小唐納德·川普取代庫什納成爲最高家庭顧問。川普不再那麼依賴他的最後一位競選經理比爾·施特平,並提拔了蘇茜·懷爾斯,後者幫助川普在佛羅里達州取得了兩次勝利。他一直與負責2022年眾議院和參議院選舉的共和黨眾議員凱文·麥卡錫和參議員里克·斯科特保持聯繫。他的顧問敦促他小心培養自己的政治勢力,把是否在2024年再次參選的決定推遲到中期選舉之後。不過,就像一個監控自己投資組合的短線交易員一樣,川普一直在關注這些議論。上個月,羅恩·德桑蒂斯在一場不知名的保守派集會上進行的民意測驗中表現出色,川普問顧問,如果他參加競選,這位佛羅里達州長是否會在初選中挑戰他。大多數人的意見是肯定的。他上周在福克斯新聞上表示,對於是否參加2024年大選,他已經有了一個決定,但沒有透露他的最終判斷。

當川普和我交談時,他多次迴避被問及他的計劃。相反,他幾乎把每個問題都轉回到他聲稱的選舉舞弊上。我們的第二次談話被一位律師的電話打斷了,他正在追查亞利桑那的欺詐指控。就目前而言,川普的計劃是通過影響中期選舉來展示自己的政治實力。他已經支持了20多名候選人,從國會競選到紐約史坦頓島區長選舉。顧問們曾敦促他把支持重點放在有可能獲勝的競選上,但他幾次放棄了這一指導方針。他支持凱利·齊巴卡,後者發起了一場艱苦的戰鬥,試圖推翻同爲共和黨人的阿拉斯加參議員麗莎·穆爾科斯基。穆爾科斯基在該州贏得了三個任期,但在今年2月,她投票支持彈劾川普。

在北卡羅來納,川普多次敦促兒媳勞拉·川普競選空缺的參議院席位,但她拒絕了。川普已向顧問表示,將支持一位主要挑戰者,反對投票彈劾他的眾議員利茲·切尼,並計劃明年在懷俄明州針對她展開競選活動。2021年6月26日,川普舉行了自1月6日以來的首次集會,吸引了數千人來到俄亥俄克利夫蘭附近的洛雷恩縣集市。該活動是爲了支持前助手馬克斯·米勒,他對支持彈劾指控的眾議員安東尼·岡薩雷斯發起了初選挑戰。但川普在90分鐘的演講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繼續聊2020年的選舉結果。川普的新團隊只能聳聳肩。他們也會給他空間來應對失落與痛苦,希望他能找到某種程度的解脫。他的政治前途可能取決于此。川普的一名助手說,“他永遠不會向前看,但至少到了某個時候,2020年選舉將不會佔據他演講的一半篇幅。”“我們贏得了兩次選舉,”川普在俄亥俄說。“我們有可能第三次獲勝。”

注:作者Michael C. Bender是《華爾街日報》駐白宮高級記者。本文改編自他的新書《坦率地說,我們確實贏得了這場選舉:川普如何失敗的內幕故事》,該書將於下周出版。

